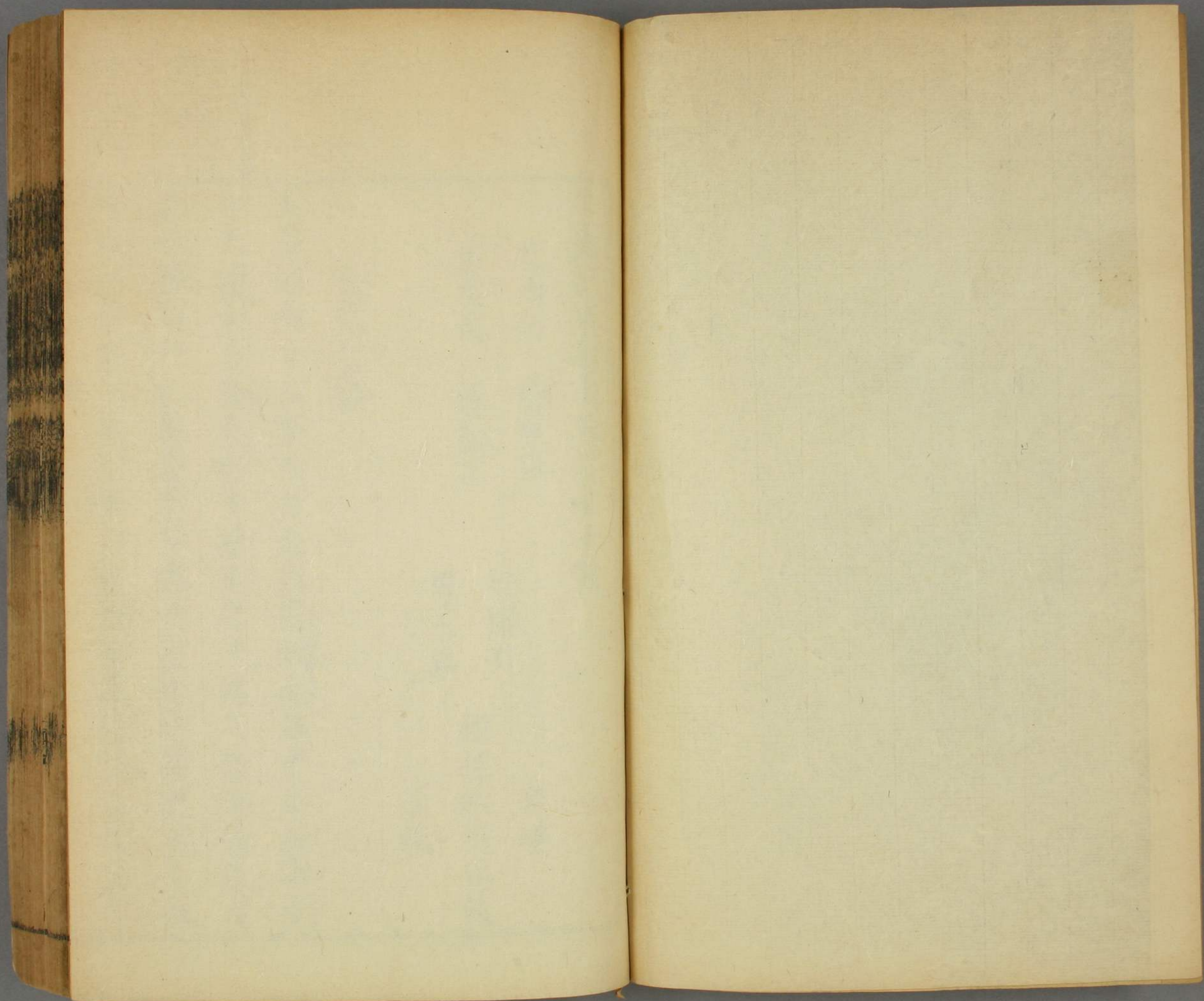


和  
271  
10

宗十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所錄文  
有物那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  
本名迪古乃金太祖子幹本之子為人慄急猜忌殘  
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  
中京留守專立威以懼眾結蕭裕為腹心每與論天

完顏亮結蕭  
裕為腹心與  
謀弒逆

138  
271  
10

裴滿后賜亮  
禮物金主奪  
回亮益疑畏

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  
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  
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弑逆事至是引裕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  
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殿馬賜之金主后裴滿氏  
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  
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 五

月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叅知政事

金主直殺弟  
及后

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  
丞相宗賢曰廸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于行臺  
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  
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  
主直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  
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  
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  
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  
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

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  
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  
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  
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  
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  
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  
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  
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  
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

亮弑主自立  
自立

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  
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  
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  
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  
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  
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  
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  
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  
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

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劍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亮生母大氏與徒單太后相得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徒單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啣之，至是追尊幹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金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

亮大殺宗室  
太宗粘沒喝  
後絕

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啣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

亮族撒離喝等

婦代朕事卿也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爲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

亮納其叔母  
及宗婦于宮

葛王烏  
林答

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弟  
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乂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  
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  
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  
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  
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  
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  
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

氏行至良鄉  
自殺

林答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答氏謂烏祿曰我不行  
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宦僕曰  
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  
自殺

太氏卒恨不  
見徒單后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  
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  
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  
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  
之故不令永壽宮借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

宋史紀事本末



亮納諸從姊妹于宮

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木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邨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侄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南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古膝上凡宮

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帝於卧内遍設地衣俛逐爲戲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温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之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

亮迎徒單后  
至燕

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亮弒太后徒單氏而封高福娘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候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

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克爲己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克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鄭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

張溥曰宋自藝祖受命。歷太真仁英。代有令主。至徽欽而戕於金人。帝后播遷。陵廟糞土。古今夷禍。莫此爲酷。趙氏南渡。一矢無遺。而天會明昌。儼然帝制。竊意天道好還。何獨不信。迨完顏亮立。淫戮放恣。始信彼蒼假手爲中國反爾也。白山黑水。函普發祥。娶六十老女。種類繁育。劾里鉢生數子。阿骨打吳乞買最强。滅遼伐宋。虐戾已極。吳乞買死。合剌卽位。卽阿骨打孫也。亮亦孫行。覬覦謀篡。夜半抽刀衆呼。萬歲。自是吳乞買後七十餘人。盡誅滅焉。劉淵叛晉。劉聰因之。烝母殺兄。石勒亂華。石虎因之。厥宗屠膾。二虜雖免身刑。禍窮繼體。懷愍平陽。報施不爽。亮性殘獷。倍於聰虎。弑兄自立。誅宗族。淫骨肉。六年以內。殆無虛日。卽蠻夷無禮。烝報忿殺。自其國俗。胡爲衽席怨毒。於家人尤亟乎。粘沒喝幹離不席捲汴京。兀木撒離喝盡銳南牧。金源將帥爲宋難者無若四賊。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生戮死辱。靡有子遺。假令大宋天討直擣金都。

鞭○墓○處○宮○決○不○至○此○而○門○內○傷○夷○慘○極○未○有○婦  
姑○姊○妹○皆○充○嬪○御○母○子○兄○弟○不○保○腰○領○昊○天○惡  
金○豈○在○劉○石○下○哉○然○趙○構○南○面○忘○讐○甘○爲○金○役  
而○冀○彼○內○亂○託○天○言○報○子○胥○男○玉○懷○媿○實○多○亮  
統○三○十○二○總○管○之○師○飲○馬○長○江○宋○不○敢○訟○言○其  
罪○如○漢○王○之○責○項○羽○舉○朝○皆○婦○人○亮○死○猶○笑○之  
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叅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  
即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  
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  
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

張仲軻知亮  
欲南侵先意  
逢迎

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爲南侵之漸旣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汴京大火高  
完

梁勛請備金  
人而編管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厲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

亮決南侵之  
議

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脩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起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

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

翟永固極言  
南侵不可亮  
不聽遂請老

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  
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  
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  
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  
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遠  
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  
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  
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  
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

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  
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  
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爲右丞嗣暉爲叅知政事永  
固遂請老秋七月金以李通叅知政事初金主亮  
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  
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  
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  
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  
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

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

亮以李通爲謀主

黃中請備金人湯思退大怒貶之

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舉兵南伐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



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燕。又建沐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

南道夫言亮孫侵沈該貶知綿州

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爲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至。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亮已南侵思退等猶入賀

賀允中請備金人遂命致仕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謀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烹之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為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陳康伯請上視師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路都統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荆南以視緩急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

王全奉亮命  
詆帝始聞  
淵聖崩

於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中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

亮遷都于汴  
金大括馬于  
諸路

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六月，金主亮遷都于汴。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

祈宰諫南伐  
亮殺之  
亮大殺宋遼宗室

魏勝起兵復海州殺蒙恬

鎮國大敗金

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

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權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眾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

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人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人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

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  
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  
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  
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  
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巳巳起復成閔爲京湖制  
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  
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  
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  
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  
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萼  
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  
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  
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  
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后徒單  
氏與太子先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  
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羶  
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  
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

王友直起兵  
復大名

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卽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

李寶魏勝同  
敗金兵

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西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于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日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立烏祿于  
遼陽下詔暴  
舉亮罪惡十  
事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擅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眾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



退保和州。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丁巳帝

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

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

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

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

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

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

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

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鬪士

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

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

為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

走。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灤

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

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

膏為油用之。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

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

瑋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

康伯請下詔親征

李寶大破金人殺完顏鄭家奴等

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桅樓中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碇舉帆，帆皆油纈。

綿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眾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十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意，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

張浚力論時事其母計氏之秦檜大冤貶浚

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專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爲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爲之備。沈該。方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爲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

陳俊卿言浚忠盡命判建康

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有是命。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

詔劉錡還鎮江兩淮之地盡失

失其都統制部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命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

虞允文犒師  
采石道遇

敵兵命官軍  
力戰大敗之

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

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  
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  
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  
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金鼓從  
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  
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  
會報曹國公已卽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歎曰朕  
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  
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

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  
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  
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  
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  
下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  
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  
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  
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  
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

允文再敗亮

允文還京口  
修戰備

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咎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

耶律元宜等  
亦叛亮并殺  
太子光英

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眾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眾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死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

金主雍入燕

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足果然金主雍

知亮被殺趨入燕京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

淮州郡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

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

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有

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

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眾猶二萬屯和州

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

下浚犒軍畢即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

帝如建康

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戊申帝如建康張

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

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

既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

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

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金主雍

下令散南征之眾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

位二月癸卯帝發建康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

耿京起兵復東平



張安國殺京  
降金棄疾約  
李寶等縛獻  
臨安斬之

張闡請振國

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略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

陳康伯以義  
折高忠建

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關門

張子蓋魏勝  
敗金兵

見國書不如式，卽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過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擇勁悍三千餘騎拒于石圍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十人備險隘。全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

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者半圍，遂解。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

罷三招討司

李顯忠謀結  
蕭琦取河東

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

會詔罷兵乃止

李顯忠授父永奇命歸朝

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兀朮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

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撒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  
卽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  
夏夏主以世輔爲延安經略使與其臣王樞嚠訛同  
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  
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  
因與官屬列拜大夫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  
嚠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  
以本部軍歸國嚠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  
旣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嚠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驅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  
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  
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於河池尋之行在  
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張溥曰符堅大舉寇晉投鞭斷流而敗於淝水  
金亮舉國南侵璫帳相望而敗於采石二者皆  
氣盈激極禍不旋踵所謂兵驕者敗也然堅之  
寇晉慕容垂乘之其兵先敗而國乃亡亮之寇

宋烏祿乘之。其國先亡。而身及弒。大患在內。不自覺悟。而空國攘袂。急求外鬪。死且晚矣。謝玄等之破堅也。以八萬衆敵九十萬。虞允文之破亮也。以萬八千衆敵六十萬。衆寡勢殊。強弱等絕。忽決機。俄頃轉禍爲福。成功之會。天人參焉。晉孝武時。符秦一跌。困不復振。金亮縊死。慘於符堅。紹興國勢強於太元。而大金恣睢。宋朝稽顙。卒無改焉者。何也。孝武卽位。專任謝安。淝水旣勝。絕秦不通。慕容垂。姚萇之徒。背叛自立。秦

四面受敵。晉坐觀其疲。而國滅矣。金國强大。幅員萬里。高麗宋夏。莫敢與爭。而趙構懦弱。尤以稱臣爲得策。金亮治兵。梁勛黃中。孫道夫。賀允中等。請修戰具。立賜貶逐。驟聞警至。卽議遁逃。陳康伯力勸親征。虞允文權宜濟師。幸得一勝。非構所望也。亮死。雍立。金亂。宋治。不乘此時。定都建康。招合義師。正國體。復故疆。而猶遜辭修賀。反轡臨安。悲哉。構也。天有亡夷之心。帝無自強之志。此一君者。旣不能處敗。又不能處勝。亮

死之明年而構亦內禪矣從來國君無道首金  
亮下愚首趙構並生一符而同笑千載孰謂中  
國蠻貊無相匹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定詩賦經義  
試士法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  
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  
叅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  
人不兼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

帝諭廷試勿先進卷

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禁內侍預政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復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

從呂頤浩言三省始合為一

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叅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六

趙鼎疏罷王安石配享

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

張守請帝兢業

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日  
味經邦之大略二曰味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  
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  
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  
帝母后穹廬毳幕之車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  
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  
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  
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  
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

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  
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七月廣州

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又  
上比較書二篇

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  
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  
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  
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  
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  
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  
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五  
三  
稅米五萬一千斛，錢石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筭，官之酒酷，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爲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

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趨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

汪藻請纂述  
元符庚辰以  
來國史

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記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况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

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  
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  
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  
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  
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  
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  
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  
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  
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  
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巳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  
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卽以命藻後因  
慕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  
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  
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  
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  
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

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為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

范冲重修實錄為神宗考異哲宗辯証

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既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十一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

疏攻戰  
措置緩  
之方并上  
倫六事

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

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徧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

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亡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



先身... 卷二十一  
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稀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夫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

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旣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

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肱股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

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之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拒之。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

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災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

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置總制司

五年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買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大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閎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

高閎請帝視  
太學秦熈執  
紅胡宏移書  
責之

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閣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閣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強敵生徃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爲大恩師儒之臣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

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

川積貨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  
場務稅錢

禁百官避輪  
對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  
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  
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銷  
翠乞禁鹿胎虎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  
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  
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  
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  
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  
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  
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爲者槩可  
覩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  
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  
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  
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  
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張溥曰高宗構在位三十六年定試士之法置  
方田之科正官名作太學籍田郊廟蠲租賑饑  
太平粉飾事云粗備然而衰微益甚者君心不  
正輔相非人也靖康之禍讐不共天一時將相  
忠義蔚起夾輔中興李綱張浚趙鼎等在內宗  
澤韓世忠岳飛等在外人材之盛卽周召叔虎  
莫有加焉構誠懷國讐親賢遠奸還二帝復兩  
京然後制禮作樂升中告天可也失此不圖而  
賊臣攘柄父兄暴尸於五國子弟玉食於江南  
人心已死寧問國是哉建炎之初汪黃爲政內  
侍邵成章猶知其誤國構獨信之繼以朱勝非  
呂頤浩才疎志狹無能爲也紹興九年秦檜再  
用迄二十五年而後死万俟卨沈該湯思退接  
跡相位終構一生皆小人道長之日也檜專政  
久務崇彌文上欺人主瑞雪木文咸騰奏賀甚  
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言不足畏造災祥之說  
飾和議之功大而圓丘小而鄉飲禮無不舉此  
何心乎卽楊國忠之諱水旱元載之言因果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構寡嗜慾好經史。室名損齋。玩輕珊瑚。史亦稱其恭儉仁恕。庶幾守文。然世有人焉。見父母之讐。不能報。又從而拜之。異其憐我。而以惜財。忍辱爲保家。卽犬豕其庸。食乎高閣。請帝視學。胡宏責其欺諛。夫臨雍講經。帝王令典。而宏獨謂讓者。豈謂學較可廢哉。惡其舉非時。而虧大本也。安國說春秋。事大復讐。眞知當日治道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

元懿太子卒  
范宗尹妻寅  
亮請擇建太  
祖後詔伯琮  
入宮改名瑗

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  
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  
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  
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  
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  
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  
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  
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  
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  
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  
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  
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玳。命吳才人鞠之。  
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

岳飛見瑗喜  
社稷得人

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  
讀且薦徽猷閣待制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  
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玳  
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  
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  
請建儲云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  
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爲宗社計  
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爲之非將帥  
任也智名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

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  
明受帝庸王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  
知讒人不以此爲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  
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  
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爲崇國公聽讀于資善  
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崇國公  
璩爲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  
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初  
帝知瑋之賢欲立爲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  
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各分宜早  
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  
是荊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  
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

帝意遂決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  
封建王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太  
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爲皇太子初金亮南  
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  
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  
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  
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  
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

汪應辰定太子本主之稱

帝禪位於皇太子

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六月庚午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詔安僖母張氏爲王夫人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卽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卽帝位班退上皇卽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

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庚辰帝五日一朝德

壽宮。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張溥曰。英宗爲濮安王第十三子。生有赤光黃龍之祥。孝宗秀王子。生於秀州青杉牖官舍。紅光如日。正中帝王天命。似非人力。然建立之際。仁高二宗。大度遠慮。卓乎莫尚也。太宗四齡卽育仁宗宮中。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淮邸。後三皇子皆夭。而儲位乃定。高宗太子。專薨。從羣臣請。選太祖後。乃育孝宗。夷攷當年。定議擇賢。仁宗春秋四十。有四高宗二十。有五耳。繼體之

事人主。諱言齊景公年老多寵。諸大夫請立太子。公惡之。曰。爲樂耳。國何患乎無君。唐裴休請宣宗建儲。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爲閒人。彼皆令主戀戀目前。恹於與子。不顧流蟲。二宗年未向衰。卽樹國本。子非已出。茂選遠行。萬歲千秋。公言無忌。非大過人者。其能之乎。宋世宗室踵唐制。不出閣。靖康之難。太宗子孫在京師者。畢北遷。後盡殺於完顏亮。唯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孝宗裔出秦王。天人歸與。高宗感昭慈之異。

夢採舉朝之恪言。援立才賢。獨斷不惑。彼一生  
行事足告祖宗。質天地者。止有此耳。趙鼎請正  
儲號。賊檜構成其罪。岳飛疏定東宮。後不免獄  
死。或疑高宗外博美名。內懷怯慎。然孝宗於紹  
興二年。養於禁庭三十年。立爲皇子。久侍宸極。  
慈孝無間。建議諸臣如李時雨。范宗尹等。初未  
嘗忤意。得罪。帝卽不肖。未忍併此而疑之也。南  
渡推恩。江寧。江西。楊泰。高郵。泉福等州。各置外  
敦宗院。親親有加。若使遠法封建。近倣藩鎮。荆  
襄。川。陝。淮。甸。要區。分建諸王。令自爲守。虜縱大  
入。犬牙可制。何至州破縣殘。孤舟覆趙乎。惜炎  
興朝議。見未早及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吳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

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

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

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

孝宗手書召浚浚勸以堅意恢復

浚請先城泗  
洲史浩沮之

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  
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  
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  
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  
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  
于是示敵以削弱息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洲浩不  
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十一月金以  
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統石烈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

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  
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  
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  
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  
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  
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  
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濡以爲吳璘聲  
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

浚奏請帝幸  
建康

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叅佐皆一時之選。杖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三月壬辰，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

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滿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

浚入見請幸  
建康復爲浩  
沮

李顯忠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璧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

王十朋論浩八罪子祠

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李顯忠自濠梁

顯忠復靈璧歸附日衆宏

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滿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千

忠等復宿  
州中原震動

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

顯忠力却金  
兵宏淵按兵  
不動師至符  
離遂大

宏淵副之。癸丑，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

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

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

士大夫王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枋入奏事浚附

大飭西淮  
守備

尹穡附湯思  
退劾浚降秩  
王十朋疏救

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棊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宮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

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蠡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爲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十朋吏

貶顯忠官

陳俊卿請用  
浚帝即復其  
都督江淮軍  
馬

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已卯貶李顯忠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

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不罰可也今

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

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

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

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移三省密院求海泗

唐鄧泗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

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

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

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

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

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

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內

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

隆淪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

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

湯思退陳康  
伯周葵等欲  
和張闡力陳  
六害帝不聽



思退等私命  
盧仲賢許金  
人四郡

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  
不可委信不聽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帥所言  
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  
不可從十一月乙丑盧仲賢至宿州濮散忠義懼  
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  
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  
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  
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庚子湯思退奏以王  
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

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叅贊軍事奏言人主論  
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  
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  
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  
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  
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  
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  
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庶爲有名今  
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

忠退議遣王  
之望往金陣  
良翰奏止之

浚力言金未  
可和

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丑以胡昉  
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  
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  
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  
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  
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  
議曰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  
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  
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陳

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  
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  
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  
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  
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多欲  
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聞安中上疏力爭  
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  
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  
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

思退決議王  
和浚力爭不  
得

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

詔浚視事江  
淮金軍退

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旣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詔張浚視事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之

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

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叅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

退命撤兩邊備

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準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覲得

言和議則可吊者不成則可賀者十

美官小人之情狀其於此矣今日之事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且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虛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一也海泗今日之藩

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離以瞰吾室扼吾咽  
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  
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  
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  
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  
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  
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  
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  
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吊者四也紹興之和

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  
人一切遣還如陳思還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  
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  
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  
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  
可吊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  
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  
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  
吊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

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原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吊者七也側聞虜人媵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中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

遣魏杞與金  
議和

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觀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言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

心退諷稽請  
直獄論梗和  
議者罪

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濮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



思退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督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濮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

魏勝欲禦金兵劉寶戒以誠和不可

魏勝戰死楚

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

張觀等七十  
二人上書請  
斬思退等思

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  
相爲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  
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  
上書謂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  
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  
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  
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  
之憂悸而死 戊戌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

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卯遣王之彥勞師江  
上 丙辰王恂見金二帥得報書已歸 乙亥王之  
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  
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  
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  
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恂使金持陳  
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  
比遣王恂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  
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侄之國歲幣減十

和議成下詔

魏杞至金正  
敵國禮而還

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  
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  
惟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  
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  
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  
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  
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  
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  
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十一月  
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  
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  
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  
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

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群，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糞，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札一節，弗許。

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拱輪，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常歸版圖，不旋踵而

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里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啓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絕金人不與

栻請治必勝之形

汜成大至金  
正受書式求  
陵寢地皆無  
成

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一旦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

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張溥曰世疑孝宗任張浚不專去湯思退不力致和議滋而國事敗今以時考之浚於隆興春正月開府建康夏有符離之潰六月而貶旋以陳俊卿言八月復都督江淮軍馬二年夏四月

始罷判福州其任浚未嘗不專也湯思退以元  
年秋七月同平章事二年十一月竄永州其去  
思退未嘗不力也帝任賢既專去邪既力功無  
一成者何繇立志不堅而廣聽多惑也帝初立  
位手書召浚屬以大事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  
道伐金靈璧宿虹疾驅收復金國將士接踵來  
降成效見矣宏淵忌成撓師大潰帝若奮英斷  
分別賞罰誅宏淵以勵顯忠倚浚如故戰守並  
設敵人雖強猶可挫也聞潰而懼下詔罪已羣

小窺間和議遂與浚不畱淮備盡弛思退之  
罪可勝誅乎秦檜之害岳飛也乘其勝而殺之  
湯思退之害張浚也因其敗而沮之乘其勝而  
殺之非下流如趙構不爲也因其敗而沮之主  
卽英武鮮不惑焉尹穡附奸而劾浚盧仲賢出  
使而辱國知上好公論則假臺諫爲彈擊知上  
厭用兵則要金人以脅盟今日割州縣明日罷  
城戍用事止歲餘耳而兵防墜地國耻莫贖小  
人爲虐豈可一朝立於朝廷哉隆興二年八月

浚薨未幾思退以罪竄至信州而憂悸死一時  
悲浚之亡者皆快思退之死然稍遲日月禍已  
不支皇天之痺惡王者之除奸爭在須臾若是  
其亟也李顯忠勇捷無敵一潰不起魏勝忠義  
厥生死於楚州國家虎士當日盡矣建炎紹興  
有臣無君隆興乾道有君無臣魏杞幸成魏絳  
之勞而孝宗終不能展漢武之志時亦無可如  
何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  
是帝卽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  
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

朱熹上封事  
帝召入對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八  
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

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閉門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

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

熹復陳三劄

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紀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卽理以

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人，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

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

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爲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呂祖謙入對  
上善其言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

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且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節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

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

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

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耻，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論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

帝怒熹直言  
趙雄婉解乃  
止

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熹任職如故。

熹復見極  
陳災異之繇  
與修德任人  
之說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形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

衆歟。德議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卽政之初，益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始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因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

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七事以逃。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值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

下熹社倉法  
於諸路



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十一年刪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之初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

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謂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其二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

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鯨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胯，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

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群，日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

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

且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徃徃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爲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

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徃徃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

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徃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焉。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贊嘆。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

楊萬里應詔  
上書

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

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

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于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

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各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邪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



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郤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

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竒，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

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爲，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爲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

熹上言大本急務，帝秉燭讀之，竟不能用。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齋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

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固當往者淵覲說捫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爲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其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旣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

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爲私，諸侯以一國爲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已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

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

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旣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

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媠狎奇衰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

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  
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  
王之制置傳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  
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  
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  
說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  
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  
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間未能撤其  
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

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  
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  
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  
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  
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  
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  
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

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旣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爲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

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旣壞於上、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漸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



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

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爲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皆已頓顙賊庭，而起

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

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為。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然竟不能用。

張溥曰。仁宗慶曆二年。范仲淹富弼並相。帝開天章閣召對。磨勘蔭子。科舉學較。諸法更新。不一年而飛文中傷羣賢。盡退。孝宗即位。詔中外言時政闕失。朱熹首陳帝王之學。張浚入見。任

以恢復海內。想望中興。未幾浚罷。熹于隆興淳熙之交。亦旋用。旋舍。不聞建明。兩君皆有堯舜之資。而業不修。三代之半。其病有二。一曰求治太速。一曰任人不專。仁宗之世。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呂夷簡罷而不用。夏竦拜而復奪。內君子外小人。天地交泰。石介所爲歌聖德也。令帝優游觀化。使仲淹等各盡其能。貞觀開元可軌而上。凡責劾數月。浮言搖聽。卽仲尼復生。豈能且

夕奏辦乎。孝宗志存復讐。浚等贊之。大臣建定國之勞。儒者進正心之論。七日來復。其斯時也。浚一不効。雄心遂隳。熹等小臣。空言何益哉。仁宗之任韓范諸臣也。叅之以章得象。賈昌朝。其後王拱辰一網之謀。昌朝陰主之。得象無可否焉。二人在慶曆朝。無不肖名趨操。內殊。卽爲賢。厄無怪乎。陳執中等紛然而起也。孝宗疎浚。卽用湯思退。思退死。宰相數易。無大變更。曾覿。張悅。王抃。其鼻盤互擅政。雖召名士。求直言。詔書

屢下天子改顏于治道未有補也隆興不治望  
之乾道乾道不治望之淳熙張栻呂祖謙卒而  
正人漸希謝廓然王淮用而道學議起前有陳  
俊卿後有周必大無能致主郅隆况其在下者  
乎以易言之慶曆之際泰也仁宗不善持之遂  
變而爲否隆興之初復也孝宗不善養之遂變  
而爲剝既否而欲泰雖泰而有物間之既剝而  
欲復雖復而傷之者至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  
日多也

